

流年记

小城晚来春

小非

春天终于像一位风情万种的妖娆少妇扭动着腰肢款款走来了。

最初的暗示是通过压在石头下面的小草传递出来的，当它探头探脑露出星星鹅黄，剩下的那点矜持很快随风飘散，绿意瞬间拥抱着大地。

“春雨惊春清谷天”，阳历二月之初，“立春”便开始了。然而，孟春过去，仲春走完，直到季春来临，我们这座滨海小城方才感受到了真正的暖意，春天的温暖来得实在有些迟了。不过，若要掰扯清楚这个问题，还要从更远一点谈起。

两千多年前，中原政权的中心长安以东，黄河默默流过。从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镇开始，经河南郑州桃花峪，直到在山东垦利流入渤海，黄河在中下游滋养出了一大片适宜人们生存的原野，安阳、长安、洛阳和开封，就处于这片区域。

彼时的帝王，将日食看作上天示警的凶兆，心存畏惧，试图禳解，亟需准确的预报以便举行相关仪式。西周后期，掌管天文、历法、刻漏的机构，依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，逐步将全年等分为春夏秋冬四季，每季六节，目的是预测日食。初衷之外，上古先民结合时令、气候、物候的变化规律，逐步推演出了二十四节气。

公元前104年，也就是汉武帝太初元年，二十四节气正式纳入当年颁行的《太初历》。由于春夏秋冬四季为天文学意义的划分，并非气象学意义的概念，受其制约以及认知地域气象环境的局限，二十四节气表达的气候特征，即使对于黄河中下游也是不够准确的，更何况秦岭、淮河以南或是东北等其他广阔的区域呢？

如果留意，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当央视播音员笑意盈盈地告诉观众“今日立春”后，紧接着又会信心不足地补充一句：真正的、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实际上还没有到来。

昨天还是“大寒”，北风凛冽刺骨，今日一句“立春”，难道眨眼间就温暖了？自然界是不可能发生如此快速变化的。然而，若是不按等分的时间转入春季，四季就会失序，二者难以兼顾。

对于“二十四节气”与生俱来的不足，聪明的古人有很多补救办法。譬如“春捂秋冻”，只用了寥寥四个字，就巧妙地化解了穿着上如何适应节气与气温不符的矛盾。

农事上最常见的则是利用“物候法”和“分期播种法”，对节气内涵进行补充，调整播种早晚

的差异。

不同地域还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，通过农谚对节气进行独有的解释，使得“不同”得以“趋同”。以“小满”为例，黄河下游有“小满不满，麦有一险”之说，意为此时若无透雨，将要影响小麦灌浆，“千粒重”就会下降；长江流域的“小满不满，干断田坎”，意指此时稻田若是蓄水不满，难以插秧，需要车水排灌。

我们这座滨海小城，位于胶东半岛北部，中心点距黄河入海口直线距离尚有近200公里，属于更北的范围，冬夏长、春秋短的气候特征更为明显，“雨水”之际往往还是大雪纷飞。

然而，春天的脚步是挡不住的。“惊蛰”过后，田野会开始萌动，最早露头的是米粒大小的荠菜花，紧接着，漫山遍野、沟沟坎坎，蒲公英、苦菜花……依次亮出了绰约的风姿，连翘等灌木也抽出了嫩叶，山色很快充盈了绿意。

“春分”时节，是给麦苗浇返青水的时候，辛勤的农人忙碌了一宿，天明后抬头一望，眼前或许就会出现一片娇艳妩媚的金黄。不过，欣喜之间，说不定一场悄然而至的春雪，又会洒落在迎春花那楚楚动人的瓣片上。“清明见雪不见雪”，始终是胶东半岛寒冷与温暖的分界线。

“清明”过后，果树终于在野花野草的喧闹中展现了姿容，相继露出了灿烂的笑容，目不暇接，更在文人的笔下千姿百态。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温润如酥的春雨伴随着娇艳秀美的杏花飘然而至，在我们这个经年略显早熟的地区，极其珍贵。若是等到夏初，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引来了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又是另一番意蕴。

桃树紧随杏花，很快也打开了花骨朵，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，许是最为著名的描述，两美互衬，交相辉映。然而，杜甫老夫子酸酸的两句：“颠狂柳絮随风舞，轻薄桃花逐水流”，又让它冤屈了一辈子。

“桃花人面各相红，不及天然玉作容。”桃花盛开之时，姿容高雅的梨花终于姗姗来迟，然而三两天就是一片香雪海。梨花冰清玉洁，岑参的咏雪名句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”，恰是绝妙的反衬。

梨花之前，李子树、樱桃树都开了花，梨花之后，苹果树、山楂树也开了花……果园之外，烂漫的山花耐不住寂寞，争妍斗艳，万物都在这个时节勃发出了生机。

春华秋实，果树的花朵虽然耀眼，果子尚需时日。这个时候，

野菜最能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。北方田野不似南方，品种少了很多，最著名的还是荠菜，此外就是苦菜、山苜蓿、面条菜了……

辛弃疾的名句“春上溪头荠菜花”，几乎无人不晓，说的还是花骨朵。待到盛开之时，它就步入了老态。荠菜生于深秋，“立冬”前后即可食用；“小雪”之际慢慢枯黄干缩，来年“春分”再生嫩绿新芽；“立夏”时节，种子成熟，随风飘散，一个生命轮回就完结了。

苦菜与荠菜相似，只是略微大了些，喜欢匍匐在山坡的背阴面，茎叶舒展，叶色深绿。即使在贫瘠的环境里，杏黄色的小花还是会一朵朵地从植株中心顽强地冒出来。当年冯德英那部影响了一代人的长篇小说《苦菜花》，寓意大概就在于此。

山苜蓿喜欢扎堆，春雨过后，就会一簇一簇地生出嫩梗，翠绿的叶子交错生长，在早春的一片枯黄之中，似乎能绿透人心。变老之后，根茎就成了中药材“银柴胡”。

面条菜是“麦瓶草”的幼苗，植株掩映在麦地里，从麦苗中拨拉出来，掐下那窄条新叶。你会发现，表层上有许多茸毛，有如婴儿的皮肤一般细嫩，甚至让人不忍触碰。

荠菜、苦菜靠“剜”，甚至是“刨”，根叶同食；山苜蓿、面条菜则要“掐”，只要嫩叶，不要根系。

胶东一带，荠菜、山苜蓿大多做“馅儿”，苦菜一般蘸酱生吃，面条菜适宜拌上黄豆面或白面粉蒸。不过，如今野菜也有不少是种植的，大多已失去了野味儿。

“谷雨”时节，胶东丘陵到处花红草绿，春意盎然。在这个播种的季节里，最忙碌的乃是农人。地瓜要在火炕上保温育秧，抢时栽下；春苞米、花生也要抓住墒情，耕耘播种；边边角角的地块，还要撒下黄豆、绿豆和红小豆的种子……

这一切，仿佛就是瞬间。对于我们这个略显偏北的滨海小城来说，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只有短短的一个月，也就是“清明”“谷雨”两个节气，甚至让人来不及反应就倏忽而过。暖和过来的人们，刚刚携着“春”的妩媚放飞思绪，转眼间就要进入下一个季节了，仓促间有些懵懂。

踏青的人还未归来，他们沉醉于春的芳华，满目迷离。年轻的人还在焦急地寻找，普希金告诉过他们：“春天，春天，恋爱的时候。”

不过，不要发慌，因为初夏也如暮春般绚丽。你看，远处的槐树快要开花了……

诗歌港

远行

富周

出了正月，又要与她告别

捎不上家乡已来的春天
带不走门前解冻的小河

收收被饺子撑胀的肚皮
松松让母亲塞满吃食的背包带

娘，那地方离咱不远
坐飞机三个半点
娘，南方比咱这边暖和
冻不着你儿

她的声音带着泪的呜咽
为省钱你坐过飞机?
暖和的地方蚊虫多
你从小就过敏，不遭罪?

娘，门前小河再上冻的时候
儿学成技术回来，再也不走了
娘，我和玉真说定了
回来就结婚
第二年给娘生孙子

她泪眼含笑
伸出右手，圈起拇指和食指
俺不管孙子还是孙女
生三个

春满夹河畔

刘俊

朱自清眼中的春天，一切都是欣欣然张开了眼；张恨水记忆中的春天里没有风，那槐花的香气却弥漫了暗空。而夹河的春天，简直就像迎着晨光蹦跳到世界上的一头小鹿，它是纯粹的、是独特的、是清幽的、是魅惑的。春日的夹河岸，微风拂面，白云悠悠，随性地走一走，收获的是赏心悦目的好心情。

春日的夹河是属于眼睛的。夹河春色好，处处花枝俏。和春最有灵犀的莫过于河岸葳蕤而生的一花一木了，春风一吹，河畔的垂柳最先伸出脑袋四处张望，前几天还光秃秃的模样，如今每根柳条上都承载着满满的嫩绿叶苞，时刻都端着起舞之势，仿佛一不留神，就会从小芽长成叶子，柳枝随风而飞。一株株樱花远远望去，灿若云霞，轻如紫烟。忽如一阵春风拂过，朵朵樱花密密地拥在一起，似恋人般轻语呢喃，缠绵悱恻。不远处，那简单而纯粹的白玉兰已早早将自己最美的姿态展示给这个世界，它那洁白的大花瓣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清幽与美好，倘若花瓣凋零，我定将其捡起夹在自己最喜欢的书页里好好保存。

春日的河边是属于耳朵的。苏轼说：“莺初解语，最是一年春好处。”走在春日夹河边的彩色步道上，到处可以听见清脆婉转的鸟鸣声，叽叽喳喳地唱个不停，这种愉悦感通过它们的声音送到我们的耳边，提醒着我们春天是希望满满的。清晨的河边聚拢了不少晨练的人们，或弯腰踢腿，或练习挥剑打拳，给春日的早晨带来了刚毅之气。

春日的河边是属于鼻子的。韩愈说：“草树知春不久归，百般红紫斗芳菲。”春日美好但匆匆，花草树木要想留住春天的脚步，纷纷争奇斗艳，而我想留住夹河的春，企图用嗅觉来存储它的气息。春风阵阵轻抚，闭上眼睛，调动嗅觉器官，让春日夹河的触须轻轻地碰到自己的鼻翼，盈满鼻腔的是那沁人心脾的馨香。

寒意褪去，日月更替，春天闪着光芒，令人陶醉留恋。走在春色无限的夹河边，疲惫亦或是迷茫时，你可以停下脚步，伸手感受一下春天的温度，揽一片春色入怀，用心体会春天的味道，然后轻轻地微微一笑，自信满满地迎接未来的挑战。